



子的風景真是幽美綺麗極了。村後有一座大山，像是村子的靠椅。因為是在熱帶的地方，那山老披着一件青綠可愛的外衣；村前是一個長圓形的池塘，夏天，塘裡長滿着蓮花。在塘的週圍有一道圍牆，牆外便是一片終年綠油油的田野；圍牆的北方，有一幅大草地，雖是荒蕪的草原，却把村子點綴得美麗如畫了。塘的兩頭，清楚地指分着南北，南邊有一個開門，門外有三個神廟；離廟隔不到百步的對方，又有一座高大的文昌閣；閣的前方，有一條水坑，橫過村前；兩邊有茂盛的樹木林立着，我們常常在那裡洗衣，緩流的清水，映出我們兒時的天真和可愛。在圍內還有一個大花園，叫做養雲山館。同時北邊也有一個開門，門外也有一個大花園，叫做棲霞仙館，建築非常宏偉，館內中央拱着一座大佛，金碧輝煌，莊嚴而偉大，人們見了，油然地會生起敬仰心來；在館的右角上，有一水池，池的中央塑着一丈多高

我的學佛因緣  
• 莫麗嫻 •

我生長在一個小村子的懷抱裡，那一個村子的風景真是幽美綺麗極了。村後有一座大山，像是村子的靠椅。因為是在熱帶的地方，那山老披着一件青綠可愛的外衣；村前是一個長圓形的池塘，夏天，塘裡長滿着蓮花。在塘的週圍有一道圍牆，牆外便是一片終年綠油油的田野；圍牆的北方，有一幅大草地，雖是荒蕪的草原，却把村子點綴得美麗如畫了。塘的兩頭，清楚地指分着南北，南邊有一個開門，門外有三個神廟；離廟隔不到百步的對方，又有一座高大的文昌閣；閣的前方，有一條水坑，橫過村前；兩邊有茂盛的樹木林立着，我們常常在那裡洗衣，緩流的清水，映出我們兒時的天真和可愛。在圍內還有一個大花園，叫做養雲山館。同時北邊也有一個開門，門外也有一個大花園，叫做棲霞仙館，建築非常宏偉，館內中央拱着一座大佛，金碧輝煌，莊嚴而偉大，人們見了，油然地會生起敬仰心來；在館的右角上，有一水池，池的中央塑着一丈多高

的白衣觀音聖像，手執着楊枝，身站着一位求法的童子。池子的上面，有一小廟叫慈航院，院裡住有兩位尼師在那裡修行。村子的中心還建築着幾間洋樓，高出普通的平房，像幾隻鸞鶴站在雞羣裡；全村的道路都是用石條鋪成。啊！一個小小的村子，點綴着這麼幽美清雅的風景和偉大的建築，真是令人徘徊留戀，不忍捨去；但現在已經變色了！

到這裡要說到我學佛的因緣了。先說那個村子。因為交通便利，大多數的人很會向外發展，人數雖不多，信仰卻很一致（信神），我從小在家，寸步都離不了伯母，到了年頭和節尾，我底伯母常常帶我到廟裡去燒香拜神。那時候我根本就分不清楚神佛這一套來，由於受重習的影響，就糊里糊塗地生起了不正確的信仰，而且很堅定，這可說是我學佛因緣的初步吧？

民國卅九年十一月月底，我從香港姊姊家裡單身飛來臺灣，歸投我底父親和母親。我底父親他研究佛理已有悠長的日子了，十八年前有一個時期，他曾經在廣州親近過慈航老法師，並且當過翻譯。那時父親記錄的文稿，現在仍存在他的筆記簿裡。當我回到父母的懷抱，差不多天天都聽到父親談着佛法，那清微溫柔的聲音，整天像繚繞在全室，和整個家庭，所以我的家，可

算是個最幸福而最愉快的家庭了。當父親在開下的時候，他最喜歡講些最近事實的故事給我們做兒女的聽。有一次他對我們說：「當我在廿四歲那一年，抱着快樂的心情回家時，唉！那知才回家三天，母親就逝世了。新近的悲愁趕走了生命一時期的快樂，差不多我整天披着痛苦度日。記得，當母親走近死亡邊緣最後的一兩天中，我是最悲傷不過的了，後來隔壁有一位三叔母臉上現出很嚴肅而又憐憫慈悲的樣子對我說：『當父母親臨終的時候，做兒女的最緊要的要替她（他）念佛，這才是做兒女最孝不過的事了』；最後她又帶着疑問而親切的口吻問我：『你相信嗎？我希望你相信，而且你一定得相信我底話是不會錯的！』我的父親是個聰明的人，聽到她這種理論時，於是他便在祖母身邊，像瘋子一般，高聲朗誦「阿彌陀佛」名號，來迎接她，大概唸了有兩個鐘頭的光景吧，到了下午四點鐘，祖母的頭上放出了一個黃色的光彩來，香煙繚繞；室外也似乎奏出一種異常清脆悅耳的音樂來。可也奇怪，到了第二天祖母的臉色如生，笑容可掬地逝去，可知她一定到了西方。由於這個原因。後來，以至到現在，我常常在月刊上看見甚麼大師圓寂，燒出舍利；還有其他等等，也引生我不少的興趣和信仰，這也可以說是我學佛的因緣。

同時還有，聽說以前臺南的佛教是很衰微的。但是我自信我的善根特別好，當我到了臺南不到三個月，便有很多法師們陸續來臺南講演佛法，大洒甘露，大擊法鼓，大施雄威，於是佛法宏遍了整個南部的每一個角落，尤其是我們一家的人。親近各位高僧大德最多。任何那一所廟裡，到了每逢做法會時，都少不了我們的足跡。在臺灣佛界出版的每一種刊物，我們都訂了一份。最感幸運的，就是由於前次戰爭關係，十多年來不見的老法師，忽然一天在刊上見到了他的地址，隨後我父親繼續和他通信，慈航老法師便將一包又一包的佛經寄到我家；從那時候起，我們一家人，天天便和佛經做同伴了，這便是我學佛進一步的因緣了。

上面說的是我學佛的一些遠因，現在要談到近因了：

人生的過程，像在一片廣闊無邊的沙漠中旅行，走不盡的前程和跋涉的辛酸，將人生拖得疲倦極了，生命，可憐的生命，像永遠沒有歸宿，永遠沒有停止的一天。當我在旅程中，很遠地不斷向前進發，啊，看呀！可愛地綠洲！佛教！在前面出現了；那裡有綠油油地青草和茂林，有潺潺地流水和清泉，有百鳥在長空飛行，有獸類在陸地奔走，這與沙漠完全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了。我愛青草和茂林，我愛流水和清泉，我愛整個綠洲，佛教是沙漠中的綠洲，我愛佛教！

叩開生命幸福的門，啓開希望的窗扇，把無邊地沙漠拋棄在後方，在綠洲上，我誓願揭開人生的奧秘和掘出宇宙的真理，並且將真理，盡量吞個飽，佛教便是人生奧秘和宇宙真理的庫藏，所以我要學佛，這也是我學佛最大的因緣。